

有一项研究旨在探索人是在哪个年龄开始交“朋友”的，这里讲的“朋友”，指的是极为亲近的心腹之交——一个你可以对他敞开心扉、和盘托出的人。他们发现，从孩提时候直到退休，人在任何年龄段都可能交到好朋友，这家公司做了一项跨国调研，在10000人中，21岁的时候交了心腹之交的人数最多。

研究还发现不同年龄人群交友的年龄存在明显的差异：战后“婴儿潮”的人有心腹之交大约在29.8岁，而“千禧一代”的平均值是17.9岁。当然，人的至交可能不止一个，抽样显示人平均约有三到四个心腹之交。

人在20岁左右开始交好朋友自有其道理，这个年龄段，人可能有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，或是开始独立地走向社会，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，而这时，人最容易碰到有类似背景、有相同经历而又讲话投机的人。

交朋友是需要投入时间的，统计显示，从陌生人到成为一般朋友大约需要投入40–60小时，而从陌生人发展到至交则要多达200小时以上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20出头是最佳交友年龄，因为大多数人那时是未婚，没有孩子，也没有太大的工作上的压力，他们有的是时间结伴外出。

人在童年、在十几岁时交的朋友大都是左邻右舍，或是学校的同学。在20岁左右交友范围扩大了，而人们对交友也更为挑剔、更为理智；那个年龄段会出现人生许多重要的“第一”——第一份工作，第一次租房子住，第一次恋爱等等，如果碰到有人情趣相似、志同道合，那就容易产生交友的“化学反应”。

那上面所说的这种友谊能够维持多久呢？友谊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十分脆弱，少有持续很长时间的。大约20年前，一位荷兰专家做过研究，他跟踪了18–65岁的1007人，七年之后，约有一半的人称原有的友谊已荡然无存。

对于婚姻和浪漫关系，人们会遵守规则——一段关系终结以后才能开始新的关系（极少数道德败坏、玩世不恭者除外）。友谊则不然，它可以是多元的。从孩提时代开始交友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交友范围日趋扩大——大学同学、办公室同事、做瑜伽的朋友、搓麻将的搭子等等，而且，当我们有了新的朋友，还被鼓励要维系原有的友谊。

但是，生活的节奏飞快，原来的心腹之交谈恋爱了，结婚生孩子了，去另一个城市工作了，升官发迹了，做股票输惨了或者是自己生活的关注点变化了等等，这些，都会折断形成原来友谊的纽带。

友谊受到损人己、背信弃义的冲击的事例，生活中可谓屡见不鲜，新闻媒体乃至文艺作品也有诸多表述。但是，在更多的情况下，友谊的终结并没有详尽的记录。那么，面对一段长期友谊的终结，如何应对是好呢？

当年我有一位朋友，一起集邮，一起在电影院等退票，一起去中央商场的小吃摊喝咖啡（1970年代初，上海唯一供应小壶咖啡的地方），无话不谈，无事不分享——心腹之交是也。某日，我和他打电话，正谈得起劲，他说他要打另一个电话，过会给我打回来。

他没有回电。我去过信，也没有回信。他从未解释那天他为何中断电话，也许他没有好的理由解释。三十年后，他从澳大利亚回到上海，通过另一朋友辗转找到我，我们依然友好如初，不过，这只是中规中矩的“Update”（交换彼此信息），完全没有了当年的发小之情。

几个星期前，我在淮海路的人群中看到他，我没有前去叫应。叫应了又怎样？为了彼此说一句“过几天聚一聚”之类空泛的客套吗？让过去悄悄地过去吧——这应当成为本能，而不是一个需要做的决定。

连续几个晚上，我的办公室灯火通明。我在审稿，那是我主编的第一本书。

这本书是《读书就是回家》，是杭州市富阳区大源中学的第一本校本教材。编纂这本教材，是我在聆听了大源中学知名校友麦家老师在“朗读者”节目里给儿子的那封信后决定的。

麦家说：“初中生刚刚步入青春期，青春是鲜活的，也是稚嫩的，一切似懂非懂，有大把的未知和未来等待你们去发现 and 选择。你们今后有的或许会成为知名人士，对社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；有的或许会默默无闻，过着柴米油盐的平淡生活。但现在有一点是共同的，就是你们都渴望成长、成功。我想告诉你们，成功是成



时间如酒，越久越醇厚。这每每让我想起那些在岁月冲刷中已走远的人，虽久远，却无法忘怀，章伯就是这样一个人。

当年调至上海，住机关宿舍。宿舍是一排长长的平房，房顶盖着红瓦，内为木结构，高大通透，从长长的窗户望出去是一

活得真实

陈德平

片草地。因房子编号为19，大家习惯称19号房。据说此处原是日本侵华时留下的营地，宿舍由马棚改建而成。入住不久，章伯也刚来这里做宿舍管理员，住宿舍的头上。大家只知他姓章，其看上去50多岁的样子，瘦瘦的个儿，黝黑的脸上颧骨突出，一双眼睛炯炯有神。见谁都是一脸微笑，主动打招呼，不因你是什么职务而另眼相看。谁要有个什么事托付他，一口应承，毫不推诿。有外人过来找人，他总先问清楚再领其上门。每天一大早，他就拿着扫帚和拖把，开始清扫走廊、洗漱间和卫生间，把扔在门外的垃圾清理干净，乐此不疲。有了他的勤劳，宿舍始终保持了洁净敞



至乐莫如读书 吴天祥

那年八月，连拔二十多颗牙齿后，联系了牙防所一位顶尖医生，十一月份为我装传统假牙。孰料，九月份听了一场植牙讲座，立马改变主意。

那天，讲座听到一半，一位护士小姐引领我，免费拍了全口X光，随即又带我去面见医生助理，这位医生助理量身定制，为我设计了一套植牙方案，又极力向我推荐了种植牙的种种好处。医生的一番热情而又耐心的介绍，让

我茅塞顿开：种牙后，如加双重保险，固位力强了，咀嚼有力，像真牙一样；且依靠吸附，取戴方便。呵，呵！这种种的优越，哪是传统假牙可比呀。我当即拍板——种牙。

十月份，植牙开始，我信心百倍坐上手术台，手术历时一小时二十分。在种植三颗下牙之际，将两颗已不起作用的真牙，

我的第一本书

孙金良

有一颗善良的、干净的、充实的、博爱的、审美的心，其实就是人生最大的成功。

乡愁，我们共同的家园，不正是孩子们必须要培养的核心素养么？！

我们把“读书就是回家”作为学校的办学理念，做有温度的教育，我认为是掌握了教育的要义的。这个“家”不仅

亮。有一回，我出门前把洗好的衣服晒到露天晾衣架上，谁知到了下午，天下起雨来，我一看糟了，那时没手机，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回来。可一到宿舍，章伯早已把晾在外面的所有衣服收进叠好放在床上，我连忙道谢，他却呵呵笑道：“这是应该做的。”

有了空隙，他就在屋外墙边开垦出的一块荒地上，种菜施肥，那些蔬菜在他照料下渐渐出落得油光闪亮。他便常拿些新割的菜蔬送我们，说一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，大家尝尝鲜。有时假日，我们自个儿做菜，突然发现缺点葱蒜之类的，就会跑去他的菜地说：“章伯，摘点呵。”他就招招手，“摘吧！摘吧！”当然，大家也会时常送些自己不穿的衣服和一些食品给他，他也不拒绝。和章伯熟了，知道他还是浙江同乡，未成过家，从乡下出来后一直在外打工，属于那种四海为家，一人吃饱、全家不饿的人。夏日，他会去附近河边渠沟摸点鱼虾回来，烧后弄一瓶黄酒，坐在桌边独酌。一喝酒，就满脸通红，直红到脖根。这时话也多了，说些荤话八卦，摆起山海经。我们从门口走过，顺便也会和他逗乐聊天。

后来，我结婚搬至新居离开了19号房。再后来该房也因老旧被废弃了，听说章伯经人介绍又去了一家医院做后勤。有次，我正在一个十字路口等车，章伯推了辆自行车迎面走来，他见我忙大声招呼，我见之也十分惊喜。我们就

种牙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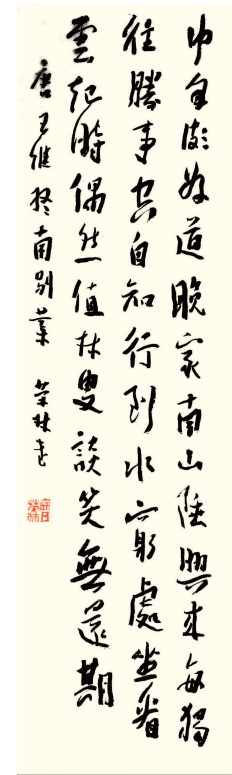
王世清

顺便拔去。这期间，我始终大张着嘴，耳中不停响着“嗞嗞”声——护士手握抽血机，将冒涌出的鲜血抽去；医生在牙床上用力将植体打桩、固位，虽打了麻药，却不时有钻心之痛，脑中犹如有一把大铁锤，一锤一锤重重地敲打着，敲得我头昏脑涨，几乎失去意识。这诸多的不适、难受，再加上害怕，让我这个特别怕痛、耐受力极差的瘦骨嶙峋“纸片人”痛苦得无以复加。一场手术下

是传统的家，更是心灵之家。新时代的校园理应成为师生生活的幸福家园、学生的快乐家园和成长的精神家园。积极打造富有人文内涵的美丽校园，营造良好的文化育人氛围，致力于培养学生适应时代发展的核心素养，关注学生的成长和成功，为学生的终生发展奠定基础，这，是我们教育者必须首先要做的事。

想到这里，我奋笔疾书。十多个同事也加入到编委队伍来了，他们各领取了一份任务。仅仅二十余天，同事们就把每一课时的初稿交到了我手上，我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审稿，然后交给出版社。

二零一九年六月，麦家老师作序的《读书就是回家》终于印刷完成了。当带着油墨香



书法 曹荣林

在路旁聊了起来，他还是那么精神抖擞，问其近况后，我把家址写给了他，请他有空来坐坐。他欣然答应，说罢挥挥手，又骑车而去。但至那时，我与章伯再未谋面，也没再听到他的音讯。曾想去看望他，总因忙没有成行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历经了许多事情，也结识过形形色色的人，多少往事已随风飘散，可偶尔还会想起他。想来大概是他的那份真诚朴实，那种活得真实、自在自乐的生命状态，似一抹暖色留在了心底。无论是短暂相逢，还是普通平常，人生中总有一些东西值得你珍藏！

来，人已虚脱，脸色煞白，双腿发软，由两位护士架扶着，去拍X片。又在候诊室半躺了一个多小时，才在先生搀扶下，上了出租车，到家后，头晕脸肿，足足躺了一星期。

两星期后，元气刚恢复，再度踏上种牙路——种植上面三颗牙，我忐忑不安跨进手术室，战战兢兢坐上手术台。医生看我害怕，放缓了动作，小心

味的新书放在我的案头，我的心狂跳不已。

半年过去了，这本校本教材所辐射的行走和行为课程，给孩子们带来了许多欢乐。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“大同村竹纸技艺”更成为学校重点开发的课程。学校建造了竹纸技艺创新实验室，和大同村双溪书画厂合作，开发抄纸、晒纸、切纸、做书籍、印刷实践体验区。那么，我们就又需要一本教材了。我想——很快，我们会拥有这第二本教材，一本能体现学生综合素养、培养义务教育阶段孩子工匠精神的教材。

来到了西藏，可以说平生第一次走近“天边”。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弦外之音，什么意思？可能下不了确切的定义，只是大家都明白它是什么意思。而这，恰恰就是弦外之音的最好注释。指尖拨动琴弦，会发出声音。然而指尖本身不会发声，琴弦本身也不会发声，声音从何而来？这个奇妙的问题，苏东坡就问过。而声音，还可以更美妙。更美妙的声音，来自心和琴弦的触碰。这种触碰，在指尖和琴弦触碰之外，也就是所谓的弦外之音。弦外之音，不只是琴所专有，诗也有。所有的艺术中最美妙的音乐，和所有文字中最美妙的诗，都具有弦外之音，也都以弦外之音为其很紧要的审美。

王之涣的《登鹳雀楼》：“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欲穷千里目，更上一层楼。”读起来好像很直白，其实不然。诗里说的“千里目”、“一层楼”，自然不和眼力和脚力有关。其弦外之音，是说人的眼界的高远，还有心胸的阔大。韦应物的《滁州西涧》很有名：“独怜幽草涧边生，上有黄鹂深树鸣。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。”他写郊游。最后来了句：“野渡无人舟自横”，甚至可以说是客观报道。只是这句话，太传神了。再想想，这样的景色，得有一双什么样的眼能看见？应该是一双太寂寞的眼吧？这，就是弦外之音。

刘禹锡被贬了十年，回到京都，去了次玄都观，写了一首《玄都观桃花》：“紫陌红尘拂面来，无人不道看花回。玄都观里桃千树，尽是刘郎去后栽。”诗像一个游记，写了一次看见。结果是他又被贬了十年。因为有人，或者说大家，都发现了诗中的弦外之音，“桃千树”、“去后栽”，是说朝廷的新贵，都是他不在的时候上来的。朱庆余的《宫词》：“寂寂花时闭院门，美人相并立琼轩。含情欲说宫中事，鹦鹉前头不敢言。”写的是宫中市。写头上有个鹦鹉在，宫中人也就不说心里话了。这首诗，显然不是写鹦鹉可能告密。弦外之音，是说宫中安逸的程度太低。

李商隐有首《寄令狐郎中》：“嵩云秦树久离宫，双鲤迢迢一纸书。休问梁园旧宾客，茂陵秋雨病相如。”是说好些年过去了，曾经见识过自己的官家，有了来信。这信怎么回？李商隐回了这首诗。总共四句，似乎敷衍了四句。然而仅仅“离”、“休”、“旧”、“雨”、“病”，还有“迢迢”等字样，就可体会到寂寥和伤感的弦外之音，连绵不绝。

再有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：“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”还有他的《送孟浩然之广陵》：“故人西辞黄鹤楼，烟花三月下扬州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唯见长江天际流。”前一首写自己在长江里行船。写船行得太快了。弦外之音，是他被特赦，心情大快，感觉什么都天随人愿了，万水千山都挡不住他。后一首写送人挂帆长江，后两句写着着船直到看不见。弦外之音，是久久远望，依依不舍。

列举这些，都是好诗。可见，弦到底是耍心去触碰的。不知道弦外之音，恐怕不该说自己会写诗。

翼翼操作着，才没上次那么难受。但种在中间的门牙朝外突出了。试戴假牙时，上下嘴唇合不拢，医生倒也尽职尽责，安慰我，不用担心，他会尽力调整角度，直到我满意。于是，修改、试戴、再修改，一次次去了好几次，嘴巴才能合拢。

但是好事多磨，一波刚平，一波又起，咀嚼时，稍微硬一点的东西，就听到“咔嚓咔嚓”上下牙齿

的移动声，这还其次，让人不能释怀的是，中间那颗突起的门牙，吸附不到假牙，不起切割作用，有时啃块厚一点的西瓜，门牙也会动，只能将食物切割成小块，往左右两边牙齿送。医生也无奈，说是我的牙槽骨条件差，上门牙只能种成那样。当初指定要这医生种牙，也是听说他口碑好，医术在医院里数一数二，岂料会出现这种结果。医生建议：若要像真牙那么牢固，只有种植全口牙。换言之，即上下牙各再种植三颗。

这个建议，让我望而生畏，且不说那笔昂贵的材料手术费，单想到第一次植牙的痛苦，就让我心有余悸了。

醉里谈诗

陈鹏举

二十二

